

论《梦十夜》中的“等待”及其寓意分析<sup>\*</sup>

——以第一夜、第四夜为中心

关胤蕾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沈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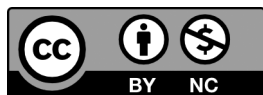
**摘要** | 《梦十夜》于1908年连载于《朝日新闻》，以梦的形式描绘了风格诡异的十个故事，是夏目漱石笔下别具一格的作品。“等待”这一情节贯穿于《梦十夜》的诸多故事中，第一夜与第四夜都完整描绘了一个等待的故事，同时都在影射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预示着日本回归传统。本文围绕《梦十夜》中的第一夜和第四夜，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梦的理论，探究其中的“等待”情节及其寓意，进而探讨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的看法。

**关键词** | 夏目漱石；《梦十夜》；等待；近代化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研究背景

《梦十夜》发表于1908年，由十个独立的梦境构成，以梦的形式表达了夏目漱石对爱情、艺术、人生、社会发展、东西方文明冲突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十个梦境在行文结构上看似相互独立，却在情节设置上相互联系、在主题寓意上相互交融。由于梦境离奇、手法独特、寓意深刻，作品自问世以来就颇受关注。出生于1867年的夏目漱石，其一生都与明治社会同行。明治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然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模仿引起激烈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使不少日本文人在社会转型期中无所适从。一方面他们极力适应西洋文化的“入侵”，另一方面则对于舍弃传统文化犹豫不决。《梦十夜》正是

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中充斥着对明治社会的隐喻，表现出夏目漱石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对日本明治社会西化现状的担忧。

第一夜中，“我”坐在一个看起来健康美丽的女人身边，但是女人却说她就要死了。“我”虽有些怀疑，却也只能眼看着女人死去。临死之际，女人约定百年后会回来与“我”相见。“我”埋葬了女人后就在墓旁日复一日地等待，正当“我”对再会的约定心生怀疑时，墓旁绽放了一朵洁白的百合。在“我”亲吻百合的那一瞬间顿然醒悟：百年已逝！

<sup>\*</sup> 本文系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XLYC1907127）的阶段成果。

第四夜中，一位老人在堂屋的角落喝酒，和老板娘进行着一问一答。随后，老人对河边柳树下的孩子们说要把手巾变成蛇，“我”和孩子们便一直在旁边等着手巾变蛇的戏法成功。可即便老人使出浑身解数，手巾变蛇的戏法却一直没有成功。最终，老人收起手巾，一边哼着歌谣一边径直走入河中不见踪影，只剩“我”独自一人在芦苇岸边等待。

第一夜梦见的是场守护爱情的结成正果的等待，第四夜梦见的是一场类似《等待戈多》的荒诞无果的等待。看似结局不同的两场等待，同样寄托了夏目漱石对日本明治社会现状的思考。通过解读《梦十夜》中第一夜与第四夜这两场等待背后蕴含的深层寓意，深入探究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化的看法，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夏目漱石本人的近代化思想和东西方文化价值观。

## 二、先行研究与理论框架

《梦十夜》中十个梦境构思奇特、颇有深意，一直广泛受到学界关注，成为夏目漱石相关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有关第一夜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期待论、爱情论、传统回归论。第一类，期待论。江藤淳认为《梦十夜》表达的是一种被背叛的期待<sup>[1]</sup>。薄智宇等人认为第一夜中太阳反复的东升西落放大了“我”对女人归来的期待，但最终却只是见到了百合而非女人的真身，“我”的期待终究落空，体现出夏目漱石的文化焦虑与矛盾心理<sup>[2]</sup>。第二类，爱情论。陈歆馨<sup>[3]</sup>、贾会晓<sup>[4]</sup>通过分析第一夜的文本细节及色彩语言，认为第一夜塑造了夏目漱石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以及他所追求的理想爱情。第三类，传统回归论。高鹏飞、李亚男结合夏目漱石个人经历和心境，对第一夜的人物形象及诸多意象做深入解析，认为第一夜隐喻传统文化不可丢失，是在发出对传统回归的呼吁<sup>[5]</sup>。

有关第四夜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期待论、回归论、近代化论。第一类，期待论。薄智宇等人认为第四夜中反复强调对目睹手巾变成蛇的期待，但是手巾却没有变成蛇，表现出期待后的幻灭，呼应着夏目漱石的不安与焦虑<sup>[2]</sup>。第二类，回归论。越智治雄<sup>[6]</sup>、加藤富一<sup>[7]</sup>的研究中都提到了老人所说的“家在肚脐中”象征着“回归胎内”，指向禅宗回归父母未生以前的说法。孙树林则认为

“家在肚脐中”和老子所说的“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如出一辙，指的是回归婴儿、回归本真的状态，认为其中渗透着道家的“无为”“返璞归真”的人生哲学<sup>[8]</sup>。第三类，近代化论。李加贝站在明治维新与近代化的角度，阐释作品中的符号意蕴，指出夏目漱石通过文本叩问日本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表达了对日本近代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对日本改革现状的担忧<sup>[9]</sup>。

在上述诸多学者的分析过程中，缺乏对“等待”情节及其寓意的关注。虽然也有伊豆利彦<sup>[10]</sup>、佐佐木充<sup>[11]</sup>和彭芑<sup>[12]</sup>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及“等待”是《梦十夜》的基本主题之一，却鲜有人展开细致论述。

此外，《梦十夜》中描写的每一夜都采用了“梦”这一独特形式。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通过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梦的来源、表达方式以及释梦方法，并在1900年发表的《释梦》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梦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本质是“一个（受压制或被压制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sup>[13]</sup>。换言之，人的某些愿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满足，便以伪装的形式表现在梦中。第一夜和第四夜讲述的两个有关于等待的“梦”，正是借“梦”的形式来表达夏目漱石潜意识中的某种愿望。由于梦采取伪装的形式来表达被压制的欲望，因此释梦是一个从显梦到隐梦的工作过程，也就是透过梦的“显意”即两场等待的显现情节设置，解释出背后的“隐意”即夏目漱石的创作动机和潜在思想。

综上，本文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梦的理论，尝试通过文本分析来揭示“等待”情节的深层寓意，从而完成对第一夜和第四夜的释梦，并将重点放在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和对传统回归的呼吁上，深入解读他对日本近代化的看法。

## 三、“等待”的寓意分析

### （一）等待对象

“我”等待的对象，同时也是第一夜和第四夜当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第一夜的“我”在等待女人回来；第四夜的“我”在等待老人上岸。

第一夜刻画出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形象。她“雪白脸颊的底层恰到好处地显现出温润的血

色”、有“墨黑的瞳仁”，同时“嘴唇的颜色自然是红色”<sup>[14]</sup>。在刻画女人形象的时候，夏目漱石选用了白色、红色、黑色这三种颜色。实际上，日本人从古至今都对红白两色十分崇敬，譬如日本国旗以白色为底色、正中央是红太阳图案。此外，黑白两色是日本传统婚礼中的主色，新娘在传统婚礼中穿白色礼服、新郎服装则以黑色为主。由此可见，掺杂着白、红、黑三色为主旋律的女人形象，正对应着日本崇敬的传统颜色。由此可见，第一夜中的女人是传统文化的化身。

第四夜中的老人形象，通过他与老板娘的问答情节可以窥见一二。老板娘在原文中使用的是「神さん」一词，即老板娘是神的存在。老板娘提出的三个问题——“多大年纪了？”“家在哪里？”“上哪去呀？”，呼应着旨在让人们认识自己的人生哲学三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表面上是老板娘在指引老人重新认识自己，实际上蕴含着神在指引近代化的日本重新认识自己。当时的日本在近代化的浪潮中急于求成，不顾是否符合国情就选择全盘西化，老人的回答正切合了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发展。老人忘记自己多大年纪，呼应近代化进程中的日本淡忘历史传统。老人说自己来自肚脐里，呼应母子依靠脐带相连的状态，意味着滋养日本长大的传统文化是根源和来路，是不该被忘却的。“去那边”呼应着近代化的浪潮已然无可抵挡，只有走向近代化，才能不落后于世界。“照直走”则呼应着日本一味追求全盘西化，甚至于照搬照抄西方文化。由此可见，老人的形象展现的是一个忘却历史、急于求成、一心想实现近代化的日本形象，象征着近代化进程中的日本。

此外，女人与老人之间也存在着共性，两者同样面临着消亡的命运。而等待对象的消亡正是两场等待的源头，第一夜的女人早逝是“我”百年等待的开始，第四夜的老人入河则是“我”无尽等待的开始。

第一夜中的女人健康却早逝。女人雪白的脸颊透着温润的血色、嘴唇红润、墨黑的瞳仁透着光泽，完全不像将死之人。然而，看起来如此健康的女人却说她一定会死的，随后合上双眼、悄然死去。女人看起来十分健康象征传统文化自身持有蓬勃生命力，对日本存在一定影响力。女人早逝呼应着传统文化的遗失，揭示了明治社会中传统文化淡化的

命运。女人健康却早逝，正呼应着纵使传统文化本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却无可奈何地被埋葬在近代化进程中，在日本当时西化的浪潮中化为泡影。

第四夜中的老人消失在平静的河水之中。老人无论如何都没能把手巾变成蛇，最终反复哼唱着歌谣并照直走下去，逐渐被河水淹没，始终没有再上岸。变戏法失败后的老人照直走向河中，呼应着一味以西化为前进方向的日本近代化进程。最终老人没有变出蛇、走入河中也并没有再上岸的情景设计，则揭示出日本企图通过西化来实现近代化这一做法终将走向失败。

明治维新是日本迈向近代化的重要契机，也使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传统文化难以带动明治社会的日本科技文化继续向前发展，因而日本选择舍弃原本的东方传统，转向全方位吸收西洋文化，企图完全达到西化。而这种“填鸭式”的全盘西化在推动近代化发展的同时，负面影响也接踵而至，导致明治后期逐渐走向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频繁发动战争更使日本社会民不聊生。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当中曾对当时日本近代化的模式做了批判，指出西方的近代化是自发的、是自然而然发展而来的，而日本的近代化则是外发的、是缺乏衔接性的跳跃式发展。第一夜与第四夜中等待对象的消亡正呼应着日本明治社会的现状，揭示出忽视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不合理性，表现出通过外发而模仿西方来实现近代化存在着诸多弊端、难以实现真正的成功，暗含着夏目漱石对于日本近代化进程的批判。

## （二）等待中的重要线索

在第一夜和第四夜的等待过程中，分别贯穿着一个重要的线索：第一夜的百合与第四夜的蛇。第一夜的“我”执着于等待女人，最终等来一朵洁白的百合；第四夜的“我”则始终等着看老人用手巾变出蛇。

夏目漱石曾在190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他熟知西方文化，西学造诣颇深。若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去看第一夜的百合，基督教中的复活天使加百利手持百合花，百合象征着复活与新生。第一夜中，“我”日复一日地等待女人，终于等到有一天墓前绽放了一朵百合。显而易见，洁白的百合正呼应女



人雪白的脸颊，预示着女人的复活，也预示着传统文化的重生。由此，百合这一线索可以与第一夜的等待对象女人相关联。

那么，蛇这一线索与第四夜的等待对象老人之间又存在着什么联系呢？实际上，蛇与水息息相关，自很久以前日本就将蛇看作水神的象征。一方面，受中国越人东渡带来稻作文化的影响，促进以农耕为中心的日本弥生文化形成。在日本水稻种植的发展进程中频频遭受鼠患，喜欢吃老鼠的蛇逐渐被当作保护田地的农耕神。由于对农耕来说最重要的是水，进一步衍生出蛇是水神的含义。另一方面，日本自身的海洋文明使日本人将蛇神作为海神供奉。岛根县出云市的佐太神社就供奉着海蛇神，据说在每年11月25日的“忌祭”这一天，出云的每个海湾都会出现龙蛇。龙蛇是一种背黑腹黄、尾部托着神扇的海蛇，是海神的使者，也是“忌祭”的主角。

参考蛇与水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发现水的存在渗透在第四夜的老人形象塑造和行为当中。一开始，老板娘问老人“家在哪里”的时候，老人的回答是“在肚脐里”，肚脐指向婴儿在母亲的子宫里依靠脐带相连，子宫里有充足的羊水，婴儿在子宫里实际上就是在水的包围之下；故事的最后，老人径直走入河里，即走入水中；同时在描写老人入河这一情节的时候，文中写到河边没有船也没有桥，这就意味着老人想要到对岸就必须涉水而过。所以蛇作为重要线索，通过与水密切相关，与等待对象——老人联系在一起。老人来自肚脐里最终走入河中，即老人来自水并最终回归于水。水之于老人是根源也是归宿。老人象征着近代化进程中的日本，那么在这里对于日本来说如水一般的根源其实就是传统文化。通过蛇将水与老人联系在一起，也是将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日本联系在一起。老人归于水，预示日本也需要归于传统。

第一夜的百合的绽放指向女人的回归，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回归。第四夜的蛇，通过水神这一象征意义，与老人联系在一起，其间也隐含了传统回归的趋向。第一夜与第四夜等待过程中的重要线索，同样与等待对象相联系，同样包含了传统回归的预示，而这种对于传统回归的呼吁正对应着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思想。

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思想在童年被遗弃的经历中可以初见端倪，逐渐萌生于英国留学期间带来的

文化冲击之下，最终他在1914年《我的个人主义》这一演讲当中对“自我本位”的个人主义做了总结。在英留学期间的夏目漱石接触到了东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留学的经历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弊端，这就导致回国之后的夏目漱石在适应日本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和试图解决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完善了“自我本位”思想，并通过这一思想探寻日本文明发展的道路。正如夏目漱石在《草枕》中写到：“画的意境就各所不一。而意境又因画家本身的嗜好而千差万别……个人嗜好是奈何不得的。不过，如果意在描绘日本山水，那么我们也必须表现日本固有的空气和色彩。纵然把法国画说的再好，而若原封不动用那种色调，也不能说是日本的风光。”<sup>[15]</sup>他始终反对不经加工、全盘吸收西方文化的“他人本位”，主张以传统为核心、在大方向中不迷失自我的“自我本位”。通过两场等待中传统回归的预示，可以看出“以己为主、以他为辅”的自我本位思想渗透在第一夜与第四夜这两场等待当中。

### （三）等待过程与等待结果

第一夜的等待过程中，反复出现了日升日落。“太阳从东边出来了……没过多久就朝西边坠落下去……过了一阵，通红的太阳又从东方升起。结果还是不声不响地沉于西方……我就在这样一个两个数下去的过程中，已经记不得曾经见过几多红日”<sup>[14]</sup>。太阳东升西落、昼夜交替，象征一个循环的圆。第一夜的“我”等待女人的归来，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百年等待。而第一夜的最终，正当我对女人终将归来的约定心生怀疑之时，百年的等待迎来了一朵百合的绽放，“我”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第四夜的等待过程中，反复出现和强调了「真直」「今に」。「真直」意为径直，象征等待过程是一条无限延伸的直线，包含着过去现在将来的轨迹流动。「今に」、意为马上、很快、将要。手巾变成蛇的时刻，是马上、将要出现在看不到终点的未来。“我”一直想看到手巾变成蛇，在河边一直等着老人上岸。然而手巾变蛇的时刻，随这条直线无限延伸，没有清晰的终点。第四夜的“我”等待着老人上岸也成为无限永恒的、看不到尽头的等待。第四夜的最终，只剩“我”一个人独自守在岸边，

没有等到老人用手巾变出蛇，也没有等到老人上岸，“我”的等待最终落空。

在第一夜循环往复的有果等待和第四夜无限永恒的无果等待中，寄托着夏目漱石对于日本明治社会现状的焦虑不安。留学期间的夏目漱石深刻体会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他难以理解英国文学的本质，他的看法和观点也经常与西方学者发生分歧，这使夏目漱石的精神状态陷入茫然，也使他的神经衰弱加剧。回国之后的夏目漱石面对脱亚入欧、盲目西化的现实，对日本发展前途的忧虑更甚，神经衰弱症状也愈发严重。夏目漱石神经衰弱的不断加重，正反映出他内心的精神危机和文明忧虑。夏目漱石曾在《断片》中写到：“西方人称赞日本人对过去毫不眷恋只不过是因日本模仿他们，应当辨别这种毫不眷恋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对糟粕的舍弃，还是在西方的新景物中迷失自我而丢弃过去的传统？……中国人以尧舜时代为黄金时代，西方人的黄金时代当属未来，而日本属于哪一种呢？”<sup>[16]</sup>日本在西化风潮中逐渐丧失传统本体的社会现实，使早已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夏目漱石担忧不已。

第一夜日复一日的等待通过以日为单位的循环性，预示着等待过程的漫长；第四夜看不到尽头的等待通过等待时间的模糊性，预示着等待结果的不确定。在等待中，漫长的等待过程和不确定性的等待结果都蕴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揭示出夏目漱石为如何应对西洋与传统的冲突而产生的焦虑情绪。最终，第一夜的“我”并未等到女人的真身，而是等来了一朵百合，我对女人归来的等待只获得了一个错位的结果；第四夜的“我”迟迟未等到老人上岸，对老人归来的等待终究落空。在等待中，等待结果的错位和落空加剧了两场等待的幻灭感，是夏目漱石对日本发展前景的忧虑不断加深的体现，也表现出夏目漱石对日本社会现状的无能为力。

#### 四、结语

夏目漱石的一生见证了日本在明治时期的转型。明治社会的盲目西化与留学英国的痛苦经历，使他陷入精神苦闷和神经衰弱，从而促使《梦十夜》这部具有警醒和启发意义的作品诞生。他运用“梦”这一独特的写作手法来影射内心想法，表达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排遣的文明忧虑，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

本近代化的批判及对回归传统的渴望，充分展现其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夏目漱石无疑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在西化思潮泛滥的日本近代积极反思外发的近代化。借第一夜与第四夜这两场梦中的等待，一方面阐述对日本近代化现状的批判，讥讽明治社会浅薄虚假的近代化，分析日本近代化进程的片面性以及自主性的缺失，警示当时的日本社会忽视传统、盲目西化的近代化无法实现真正的成功；另一方面寄托对传统回归的呼吁，主张自我本位思想，强调在学习先进文化的同时坚守本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总而言之，他对近代化的批判源于两点：其一是社会现状，明治社会的盲目西化和不彻底的近代化给他带来失落感，从而产生回归传统的复古情绪；其二是个人体验，留学英国的经历给他带来文化冲击和精神重创，使他对西方文明产生不信任感，逐渐演变成对明治社会全盘西化的逆反心理，并进一步萌生自我本位思想。基于此，本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未参考明治时期日本国民整体的思想变化以及夏目漱石本人对东方传统思想文化的热爱程度，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他对日本近代化的态度及其近代化思想。

夏目漱石通过《梦十夜》告诫世人：近代化过程中发展和代价并存，繁荣的背后潜藏着危机。外发的近代化可能会导致错位和畸形，真正的近代化应当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自然演化过程，杜绝盲目照搬、机械复制，设计一条顺应社会、保留本国特色的自发性近代化发展方略。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现代化过程。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发展前景与导致的社会问题相伴而生，譬如生态破坏、社会关系紧张、贫富差距扩大，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照搬西方现代化而遭遇种种困难。究竟如何实现合理的现代化？如何在推进现代文明不断繁荣的同时将发展的代价控制到最小？我想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更是我们应当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课题。而夏目漱石在《梦十夜》中所展现的近代化思想非常值得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借鉴和参考。

#### 参考文献

- [1] 江藤淳. 决定版夏目漱石[M]. 东京: 新潮社, 2016.

- [2] 薄智宇, 张蕾, 房煜雯, 等. 《梦十夜》中期待与幻灭主题浅析: 以第一夜、第四夜、第九夜为中心 [J]. 海外文摘 (学术版), 2020 (10): 32-35.
- [3] 陈歆馨. 百年的爱情, 永恒的梦想: 通过《梦十夜》中第一夜的文本分析探究夏目漱石的爱情观 [J].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2016 (3): 65-68.
- [4] 贾会晓. 解读夏目漱石《梦十夜》之第一夜 [J]. 开封大学学报, 2010 (2): 39-41.
- [5] 高鹏飞, 李亚男. 夏目漱石《梦十夜》第一夜解析: 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本土文化的坚守 [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4 (1): 81-84.
- [6] 越智治雄. 漱石私論 [J]. 日本近代文学, 1971 (10): 155-160.
- [7] 加藤富一. 『夢十夜』論 [J]. 名古屋女子大学紀要, 1992 (3): 303-312.
- [8] 孙树林. 《梦十夜》与儒·释·道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 (11): 53-55.
- [9] 李加贝. 从叩问时代到等待黎明: 《梦十夜》第四夜之主题解读 [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2): 101-105.
- [10] 伊豆利彦. 「夢十夜」論のための試論 (上) [J]. 日本文学協会, 1971 (20): 29-36.
- [11] 佐々木充. 「夢中にあつて隠約たるもの」: 『夢十夜』論 [J]. 日本文学協会, 1971 (20): 10-18.
- [12] 彭芑. 文明忧患与个人幽暗意识: 夏目漱石《梦十夜》新解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2): 84-87.
- [13] 弗洛伊德. 释梦 [M]. 孙名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14] 夏目漱石. 十夜之梦: 夏目漱石随笔集 [M]. 李正伦, 李华,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15] 夏目漱石. 草枕 [M]. 林少华, 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88: 187.
- [16]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全集 (第9卷) [M]. 東京: 創芸社, 1988: 6.

## On “Waiting” in *Ten Nights of Dream* and its Implication Analysis —Center on the First Night and the Fourth Night

Guan Yinlei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Abstract:** *Ten Nights of Dream* was serialized in *Asahi Shimbun* in 1908, depicting ten stories with strange styles in the form of dreams. It is a unique work written by Natsume Soseki. The plot of “waiting” runs through many stories in *Ten Nights of Dream*. The first night and the fourth night both depict a waiting story completely,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lude t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hich finally indicates the return of tradition. Based on the dream theory of Freud’s psychoanalysis, this thesis will center on the first night and the fourth night, seek into the plot of “waiting” in *Ten Nights of Dream* and its implication, and discuss Natsume Soseki’s views o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Natsume Soseki; *Ten Nights of Dream*; Waiting; Modernization